

編者按

4月10日下午3時，末代皇帝溥儀的弟弟溥任去世，享年97歲。溥任遺體告別儀式於今天(16日)舉行。作為與溥任相交數十年的學者，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、致力於晚清研究的學者賈英華，憶及兩人坦誠相交點滴，有感於溥任專注於做一名「新中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」，特地撰文《末代皇弟溥任的百年滄桑》。本報今日節選刊登賈英華先生這篇文章，帶領讀者走近這位為教育事業奉獻畢生的末代皇弟。(註：除大標題外，其餘標題為編者所加)

末代皇弟溥任百年滄桑



■溥任(右)生前與本文作者賈英華在家中合影。

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」清明節剛過沒幾天，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下午三點五十六分，已近「白壽」之年的溥任(又名金友之)，因病在京城一座舊宅院悄然病逝，享年九十七歲。這位末代皇帝溥儀的四弟，以溥儀兄弟四人中碩果僅存的歷史人物身份——換言之，為愛新覺羅宗譜明確記載的末代皇族的醇親王載灃這一脈直系「溥」字輩，畫上了句號。

未聽從溥儀主意拒留滿洲國

相識於仲秋之際。只能說是緣分。早在八十年代初，經其二哥溥傑介紹——親筆寫信又打去電話，我興沖沖騎着一輛自行車，從溥傑位於北京護國寺的寓所，逕奔西城蓑衣胡同拜訪溥任，欣然叩響那幢舊宅的院門。初次會面，是溥任親手打開的院門，原來他已等候多時，彼此熱情握手之後，他謙和地自我介紹，原名溥任，如今叫金友之。他戴着一副老花鏡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，往往不錯眼珠地瞧着對方，透出一種久已不多見的謙遜和誠懇。在相視而笑的一瞬間，我與溥任結下了數十年忘年之交。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(舊曆八月十七日)，即初秋之際，溥任降生於什刹海後北岸的醇親王府「直方齋」。此時，同父異母的大哥溥儀，早已從紫禁城宣統皇帝的金鑾寶座上，「遜位」六年之久。在溥任的遙遠記憶裡，幼年僅有數幾次走出醇親王府的大門，還是大多跟隨父親載灃進神武門到紫禁城去看望雖已「遜位」，卻仍然「暫居宮禁」的大哥溥儀。他親眼目睹溥儀從宮中被趕出，躲在醇親王府暫住多日，此後尋機以日本公使館為「跳板」而乘火車悄悄潛往天津。僅僅四年之後，溥任也隨父親載灃和全家人乘火車遷往天津。雖然，幼小的溥任曾陪同父親載灃赴偽滿洲國首都「新京」——長春，看望過時任滿洲國傀儡皇帝的溥儀，但他們最終都沒有聽從溥儀的主意留居滿洲國，

而是毅然絕然返回天津。

創辦小學教書育人近四十載

溥任隨父親載灃自偽滿返回之後，依然棲身天津。直到一九三八年，天津突然鬧起洪水災，連載灃的醇親王金印也不慎落入水中，險些被大水沖走。無奈之下，次年，溥任跟隨父親載灃和全家人遷返京城。全家人終於捱到了日本投降那一天。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北京，風傳所有舊王府都要收歸「國有」，尤其醇親王府因溥儀曾任滿洲國傀儡皇帝，擬將作為「逆產」被沒收。溥任從七叔載瀾那裡打聽到，政府規定各王府凡開辦教育事業，就不會被沒收。他絞盡腦汁琢磨出一個主意，火速辦起一所小學，校址就設在醇親王府的淨業寺舊址。對於如何確定校名，父子倆意見不一，載灃主張叫「淨業」小學，溥任則說服父親改叫「競業」小學。雖一字之差，卻反映了皇弟溥任欣然接受的新觀念。經過短短籌備，競業小學終於開課。溥任自任校長，由父親載灃出任學校董事長，七妹金志堅則擔任授課教員。在學校裡，溥任不僅操勞各種瑣碎雜務，還親自給孩子們授課。一時，醇親王府附近的普通百姓孩子，紛紛進入這所興辦的小學。轉眼間，這座王府竟成了京城內外聲名遠播的教育之家。即便後來父親去世後，他也沒有中輟教育事業，繼續以校長身份，接辦起競業小學。公私合營大勢所趨，一九五七年溥任雖將一手創辦的競業小學，連同所有房地產全部上交國家，卻依然沒離開教育事業。他相繼在西北橋小學、廠橋小學教書育人，終日與學生為伴，還曾一度兼任學校財務人員，安然度過了近四十年教書育人的普通教師生涯。

視當上「金老師」為一生驕傲

令人難以想像的是，數年間，溥任以微薄薪水——每月五十八塊錢撫養着五個子女，在節儉生活中培養下一代人的獨立品格。直至年近七十，溥任才戀戀不捨在廠橋小學的工作崗位上光榮退休。偶爾，他在京城的大街上行走，依然短不了遇到教過的學生親熱地叫他「金老師」。對這個尊敬的稱呼，溥任不僅愛聽，且將此視作一生的驕傲。

文/圖：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、晚清研究學者 賈英華

賈英華簡介

晚清研究學者，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。央視《百家講壇》、《末代皇族的新生》主講人。著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十部「末代系列」：《末代皇帝的後半生》、《末代太監孫耀庭傳》、《末代皇弟溥傑傳》、《末代皇族的新生》等。多年來採訪三百多晚清以來人物，搜集數千張晚清以來珍貴歷史照片，收藏數百部上百年來國外記述中國晚清宮廷書籍，自費拍攝了《末代太監重遊故宮》、《末代皇族生活實錄》、《末代國舅遊故宮》等數百小時珍貴錄音、紀錄片。他是大型歷史紀錄片《故宮》講述人之一，曾捉刀為末代皇帝溥儀題寫墓誌，為末代太監孫耀庭撰題碑文。



■溥儀童年照片。



■溥任(前坐者)與溥儀(中坐者)、溥傑(後排中)以及妹妹們在天津。



■溥任(右二)、溥儀二妹夫鄭廣元(右一)和溥儀(左二)、載灃(左三)和國舅溥麟(右三)及溥傑的二女兒嬌生在溥儀家中合影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。



■賈英華(左)與載灃之子溥任(中)、溥任長子金毓璋合影。

暮年醉心鑽研晚清歷史

耀庭》出版後，我親手送去一本書，請其指教。不久，溥任給我郵來一封親筆信，逐字逐句指正其中不妥之處。無人不知，生活中一貫低調的皇弟溥任，向來閉口不談皇家往事。然而，退休後，竟癡迷於研讀史書，尤其遨遊於晚清歷史研究之中，且屢有心得問世。這絕非誇張。溥任遇事總愛刨根問底，問或發表文章，糾正了不少晚清史實訛誤——尤其事涉醇親王府的以往歷史。甚至連二哥溥傑所撰寫的文史資料，他也出人意料挑出了毛病。一次，溥任笑呵呵地對我說，我可查出來了，像我二哥溥傑起

倘說起溥任一生最重要的貢獻，無疑是他晚年的文史著述。老人的思考超越了現實。一次長談之後，溥任睜縫着雙眼，笑着對我說，他早在廠橋小學臨近退休之際，便經常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四處奔波，搜集各種歷史資料以及古籍，打算退休後撰寫一些晚清文史資料。他說得再清楚不過：「人活一世，就要留點兒東西。這些文章需要大量歷史佐證，如果僅憑記憶和傳聞，胡寫可不成。」

發文糾正史實訛誤

為給後人留下一些確鑿的晚清史料，溥任可謂殫精竭慮。當年我正撰寫《末代皇帝的後半生》，溥任夫婦不僅多次接受我的採訪，還向我提供了大量罕見且珍貴的兩代醇親王以及溥儀不少歷史照片。我寫的《末代太監孫耀庭》出版後，我親手送去一本書，請其指教。不久，溥任給我郵來一封親筆信，逐字逐句指正其中不妥之處。

初寫我祖父醇親王奕譞，光緒某年從太平湖的舊址遷到北府，具體年代就不對頭。原來，溥任經反覆考證，終於弄清醇親王府——「南府」從太平湖舊址遷至什刹海北岸——「北府」的確切年代。歷經數年考證，溥任還精心整理了父親載灃所著《使德日記》，又先後在《燕都》等雜誌發表了諸如《醇親王府回憶》、《清季王府飲食醫療偏見》、《晚清皇子生活與讀書習武》等一系列頗有歷史價值的文史資料。寫自家的事兒，絕不同於一般「隔山打虎」。溥任所撰寫的第一手史料，屢博文史方家稱讚，也獲不少內行喝采。每每到四爺家作客，他總喜歡拿出剛發表的文章，謙遜地讓我欣賞評析，看得出，他臉上露出的是發自內心的喜悅。

堅決反對「編造」歷史

愛新覺羅家族的「掌門人」——伴隨溥儀和溥傑先後離去及其幾個姐妹病逝，這個歷史之責便落在「皇弟」溥任的肩上。偶爾，他見到社會上有些人對愛新覺羅家族產生誤解，也願意挺身而出，仗義執言。他不反對電視藝術化，卻堅決反對編造偽歷史。一次，溥任的一位姐姐發現有人編了一個劇本，叫作「皇室遺孤」，已經投入拍攝，但劇本卻完全不顧歷史胡編亂造。於是，溥任和在世的幾個姐妹一起聯合署名，給一位廣電影視部領導親筆寫了一封信，反映這樁「違反歷史真實，有悖社會公德」的電視劇。正是由於這封信，阻止了一個把「編造」充作史實的電視劇。這封信，至今保留在筆者手裡，成為一件末代皇弟溥任手書的「文物」。

皇族變身普通居民「任四爺」

「任四爺」——這是附近街坊乃至京城人，對於溥任的一種親切稱呼。

自食其力成全家座右銘

多年來，溥任始終居住在北京一幢古老的舊宅。這座小院距平安大道不過幾百米，離南邊的紫禁城也僅隔一條街。從溥任家幽深的那條胡同口出來，往西用不了十幾分鐘，便可以步行至風景秀麗的什刹湖畔。無論從衣着打扮還是日常生活，絲毫看不出溥任跟鄰里街坊的任何區別。解放前，他總是一襲長袍馬褂，新中國建立後，他穿上了跟百姓一模一樣的長褲和藍褂子，平時戴着一副眼鏡。乍瞧上去，儼然一位普通教書匠，誰也瞧不出他與眾不同的「皇弟」身份。他性格內斂，平常跟附近居民交往不算太多，但同住一個胡同生活的百姓，見面短不了彼此打招呼，從沒人把他看作與眾不同的「皇族」。一個厚道的老實人——這是街道鄰里公認的。親歷社會巨變的溥任，對於皇族的演化，看得很透。他常說，人不能落伍，要跟上社會的變化。日常，他喜歡騎着那輛舊自行車出門買菜、買報紙，過着跟普通街坊毫無兩樣的普通生活。數十年來，他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：「在新社會，甭管是誰，都要自食其力！」實際上，這句話他是跟大哥溥儀學來的。皆因溥儀把此話寫入了自傳《我的半生》。看似簡單的話語，卻囊括了愛新覺羅家族的巨大變化。連他的大哥溥儀和二哥溥傑，也最欣賞這句再普通不過的話，因為這源於周恩來總理告誡皇族的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。他和家人都以此作為座右銘，無一例外。

不靠吃「祖宗飯」感最光榮

毋庸諱言，溥任及其子女都成了新中國的普通勞動者。他總是再三鼓勵孩子們努力工作，成為國家有用之材。他不止一次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：「說實話，甭管我們是皇族，可我這一家人從來不靠吃『祖宗飯』，這是全家人感到最光榮的！」

珍貴文物無償全獻國家

在父親溥任多年教誨下，長子金毓璋努力工作，先後被任命為北京市崇文區副區

長、北京市委副主任，次子金毓峯成為北京工業大學黨委委員、環能學院學位委員會主席，成為愛新覺羅家族的佼佼者。也許人們難以置信，多年來，溥任雖然陸續向國家歷史博物館、北京文史館、承德博物館等處捐獻出清朝歷代畫像、康熙皇帝御題古硯以及溥儀書法作品等珍貴文物，累計達上千件以上，隨便挑出其中任何一件稀罕藏品擺到拍賣會上，都堪稱價值不菲。但他拿定主意，全部無償捐獻國家。相形之下，許多人甚感疑惑不解。溥任和二哥溥傑一樣，生活極為簡樸，每逢參加文史館活動時，短途總是騎自行車，而遠途則乘坐公共汽車。在溥任看來，普通通才是生活。